

百柱堂全集

王柏心著 五册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崇文书局

百柱堂全集 卷三十五

序

劉琪峰詩序

詩以氣爲主。自蘇、李至後世作者，皆氣入爲主，才情與聲調赴之。亢者不能仰而使墜，壯者不能撓而使弱也。劉子琪峰於詩，蓋氣有勝人者。始予未識君，先郵所爲詩見示，而五言古尤高俊。讀之，去阮嗣宗、陳射洪不遠。已而訪予章臺，與論世事，則欸歎慷慨，氣與詩稱。

是時寇氛甚惡，予與君奔走轉徙，未有甯居。久之沔鄂皆平。君登拔萃，起爲令，非所樂也。然奉檄得秦中，則大喜，謂關內形勢甲天下，覽百二之雄，可以開拓心胸。君故嘗躋祝融、紫蓋之巔，今又得眺華嶽三峰與終南、太白諸奇勝，益發洩爲詩歌。復郵示予，屬相論定。氣視前益壯，大抵登覽及閔亂之什。君方權神木古麟府地，迫近塞垣。憶予三十年前曾遊秦隴，壯其山川，方西陲無事；然察知花門雜處，後必有變。舉《江統徙戎論》諷當事，皆目笑之。至同治初元，應詔上封事，亦請豫爲之備，然禍已作矣。今君作宰，涖彫勅之區，當軍興之際，其爲盱衡扼腕可知矣。

昔東漢中葉，叛羌四起，三輔震驚。然虞詡以書生單車赴官，盤根錯節，利器自別，文武方略，在廷諸臣未有能及詡者也。而皇甫規亦起徒中上書，謂力求猛敵，不如清平；勤明孫吳，未若奉法。以古準今，其言益驗。至宋龍圖、范公禦元昊，則先自治，修城寨，務墾田，以守爲主，而攻勦輔之。予不習兵事，竊謂今日能以兵力徙羣回出之關外，上也；其次則莫如自治，徐以威信懾服之，然後相機行招納之術；徒事浪戰，策之下者。君有經世才練，習秦俗，他日若當大任，誠先之以清平奉法，秉講求討撫諸策，則虞升卿、皇甫威明、范希文諸公成效，可次第致也。乃始乘綏靖之時，作爲《鏡曲凱歌》，繼《朱鷺橫吹》等篇，視今所作，其氣且更有壯焉者矣。

重刊朱子鹿洞遺規序

昔者二帝三王之盛，其治，則敷教明倫爲重；其學，則明德新民爲大。當時庠序中，師弟子相與離經辨志，敬業樂羣，無敢放其心以外求，而異端曲說，不聞出於其間。何道之隆也！

周衰道微，孔子正其統，孟子大其防，唐有韓氏，宋有周、程、張諸儒扶翼而推闡之。至朱子，乃益昌明。朱子講學鹿洞最著，所立學規尤爲切近，凡以使學者收放心而已。極其至則，雖推之二帝三王之治與學，可仰宗而遠紹也。嗣是繼席主洞者，增設條目，大抵與朱子之意相表裏爾。舊有

刊本，亂後佚去，義甯諸君子復取舊本，重加鈐布，將廣其傳，而徵柏心爲序。

今天道之不明，非道之失也，異道者起而淆之也。功利于戰國，佛老于漢唐，而倍譎狂繆，怪誕百出，至今尤不勝數。其頑者，甘蹈蔽錮而不返；其秀者，亦時借猖狂以自便。至於蔑棄倫常，充塞仁義，數千年大中至正之道，委諸榛莽。嗟乎，豈非孟氏所謂「率獸食人」之禍與？豈非放其心而不求，故陷溺至此與？誠能率天下學者，而皆從事于鹿洞遺規，以束其身，以閑其心，日勉勉於格致誠正、脩齊治平之業，處則修行立名，出則轉移風俗，如治國者力本強兵，雖敵國外患，不敢窺伺。彼邪說、淫辭、詖行，何由入於耳而接於目哉！撥亂世反之正，其效必出於此。

諸君子之用意倘在是乎？然則是編也，豈獨義甯一州之人，當相與戶說眇論哉！雖推之天下可也。

層高堂六大家詩選序

冀北之野，望而成羣，牝牡驪黃皆是也。然其中有國馬焉，有天下馬焉，九方歎則能辨之。賀若弼目楊素猛將，非謀將；韓擒虎鬪將，非領將；史萬歲騎將，非大將。意以自許。蓋天下固有殊絕之能，非凡輩所望，亦非庸識所察也。由漢以來，以能詩著稱，鳳其苞而麟其趾，奚啻千有餘家。

然其屈指稱大家，財可數人而已。余子句甫選古今詩，得大家者六：於魏得曹陳思王植，於晉得阮步兵籍，於唐得李翰林白、杜拾遺甫、韓吏部愈，於明得李副使夢陽。精采昔評，附以己見，寄示柏心屬爲之序。

或問於王子曰：前遺蘇李，後遺蘇陸，何也？

解之曰：蘇李贈答外，無他篇，蘇陸則已變爲宋矣。

曰：崆峒爲後人掊擊不少，取以配之，何也？

曰：李杜光燄，至退之始論定，崆峒豈能免謗傷哉！

曰：敢問大家之說？

曰：難言也。受才雄邁，植體宏大，其淵源不離六義，三者具，然後爲大家。古今詩人至多，有如六君子之才氣超越，體包正變，而悉根柢於比興之旨者哉？陳思、李、杜兼《國風》、《雅頌》而一之，嗣宗主《風》，退之主《雅頌》，崆峒於曹、阮、李、杜無不合，惟與退之異，此所以並而爲六也。今夫綜天下之水而以瀆名者四，綜天下之山而以嶽名者五，惟其力能自達於海，而峻極於天也。知此則無疑於六家之以大名矣。且余子破拘攣之見，獨觀昭曠之原，卓然爲是選，特欲使天下高才異稟之士，決所宗尚，不惑歧趨末，易爲淺見寡聞者道也。彼不睹嶽瀆之高深，終其身域於斷港絕港，邱垤培塿，自以爲至足，其視茲選，有不駭且訕者耶？

營田輯要序

《營田輯要》者，黃琴鴻觀察所編次也。綜歷代規畫議論詳著之篇，篇分內外：內篇又自分上下卷，半言法，半言弊，爲目者三十；外篇則附載種植、水利等事。卷首皆冠以通論，度方今時勢，謂民耕勝於兵耕，待推行者擇而用之。大旨取述而不作，然亦時露微意焉。編成，命柏心序諸首簡。竊謂茲事體大，益軍國甚鉅，前代行之，成效彰彰，非蒙所敢置議也。然嘗求其端矣。自鼂錯建策，募民耕塞下，爲屯田之始。趙充國將吏士屯湟中，則屯而兼營矣。後世行營所在，率仿屯田，亦曰營田，大意相同。特耕者有兵民之異。前明列置軍衛，就衛立屯，專主漕運而已。要而覈之，其爲田不同。有在邊地者，如兩漢之輪臺、西域，唐自振武、雲中、至中受降城是也。有在腹地者，棗祇、任峻、鄧艾屯陳、許、淮、潁之田，何承矩、李允則屯滄景、雄州之田是也。其爲耕亦不一，有募土民及謫戍卒人矣，有將與卒分田而治矣。夫田於邊地，奪彼肥饒，取我曠棄，以資戰守，以省轉輸，利爲上；田於腹地，必我強於彼，兼有良將，且耕且戰，乃得積聚，利爲次。將卒並耕，殖穀必廣，一遇寇警，或燒或芟，則得失常相半也。徙民往耕，足以供軍；室廬牛馬事須官給，則勞費不勝計也。大約行之軍爭之秋，良將禦於外，良吏督於內，事權一而思慮精，則弊不敵利；行

之無事之際，冗蠹伏於前，腴削乘於後，文法多而曠怠啓，則利不敵弊。此其大較也。今者寇難略平，兵戈蹂躪之區，死傷流亡，靡有孑遺。三秦兩淮間，往往數百里爲邱墟，皆昔日膏腴上產也。此非議興營田之時乎？

顧言之甚易，爲之甚難。何者？限田定賦，法立弊生，有經界、川渠、城堡、井竈、田器、倉庾之役；有守望、追胥、獄訟、簿書之役；有撫循、安集、勸課、督促、征斂之役。凡此非賢能吏莫能任，況猶有阻撓牽制之相隨也乎？又有甚者，急近功務，紛擾貪浮，賦張虛額，恐良法適以厲民，世且謂營田不可復行，將奈何？不知其要，惟在得人而已。夫營田之善，不傷財，不擾民，無曠土，無遺利，其濟軍國甚鉅。方今時勢，猶易舉行，賢於摧稅、算緡遠矣！是編蓋三致望焉。誠繹其微意，得人以任之，有百利無一害也明甚。

故曰：「藥一也，或以延年，或以速斃；車一也，或以致遠，或以僨輶。」雖有治法，尤貴治人，猶營田也乎哉？

意劬詩序

意劬之與予論詩也，蓋因新城陳懿叔云。意劬額衡陽時，時爲詩示懿叔。懿叔曰：「子有師資，

近在螺洲，盍往質之？」於是歸而挾所爲詩詣予，且致懿叔言。予覽其作，頗浸淫於兩漢、樂府，及淵明氏，心異之。自此意劬有作，必示予就棄取。積十餘年，而意劬所業益高。久之以療卒。

其先世自吾邑徙居臨湘，一門羣從十餘人，皆敦樸好學。意劬始受知於江右劉穆士大令，邑試冠其軍，補弟子員。恒從大令遊，偕往衡陽。大令沒，乃歸里家，故力農耕，入粗自給。已而江漲，蕩其室廬，田園苦潦，不能飽半菽，乃始奔走衣食。又多骨肉死喪之戚，母逝，弟夭，子復多殤，累舉不得意。亡何，粵寇橫江上，土賊蠭起，驚悸避匿，屢瀕於危。比亂定入門，則衣糧掠盡，遂爲竄人，竟以是得幽憂疾，至不起。親老子幼，魂魄遺憾，親識莫不隕涕。蓋士之窮未有若意劬者。

其性情真摯，外簡率而中方鯁，避遠流俗，不妄交接。好山水，登臨不倦，尤耽野趣。遇林風澗月，釣磯樵磴，率爾獨造，流連忘返。生平詣力，畢萃於詩。當其運思，落落然遺棄萬慮，騰蹕八荒，銳若鷲擊，靜若魚潛，伐山於棧絕梯危之表，汭流於驚湍怒湫之中，凌虛蹠險，不避顛墜。及其既成，則又渾茫回合，沈厚雋遠，無復鐫刻之迹。至於哀樂獨到，真機發露，悱惻忠孝，與國風離騷，有隱隱默契者，非世俗人所爲詩也。哀意劬者，咸謂以彼之才，既阨其遇，又奪其年，詩能窮人，於是益信夫！

予亦哀意劬者，求其故不可得，則爲之變其說，而謂爲不盡。然窮達在命，不在於詩。世間窮士，豈盡坐詩哉。且夫天畀意劬以窮，蓋不啻鯨之、剿之、桎梏之矣。不自息其鯨、補其剿、解其

桎梏，方且覃思苦吟，日夜不少休，以滑其和，以搖其精，是助天之黥之、劓之、桎梏之也。欲求長年，誠不可得。然而黥劓桎梏之者，天也；助之黥劓桎梏之者，亦天也。榮華壽考，終有窮期，與使富貴而輕等塵埃，孰若坎壈而名齊金石？夭闕摧折者，命所得制也；倜儻卓犖，必傳於後者，命所不得制也。意劬不爲詩，遂免窮耶？不免于窮，且無聞於後，所喪不轉多耶？屈之於生前，而伸之於身後，則吾謂天於意劬未始薄。意劬與其同邑沈君浴吾，同受知穆士大令，年與才行相若，窮亦相若，浴吾前意劬一歲卒。始予得二子，謂風雅可復振，不意相繼早凋也。

久不忍序意劬詩，其諸弟屢來請，執筆詮次，不覺泫然。

楊性農詩序

往歲計偕，與楊子性農論交都下。兩人者，皆喜言詩，喜言才俊，喜言經世事。顧楊子資稟高，讀書多，予不逮也。久之，楊子通籍金閨，改官郎署，以假歸。比歸而亂作，楊子用兵法部伍其鄉，入馘謀，代謀威讐，狼狽不敢正目窺其境。予乃轉徙竄伏，僅而得免。常以孱弱媿楊子。今年楊子既序予近詩，亦郵其近歲詩屬序。

楊子之詩，窈然以深，夷然以遠，超然以雋，博辨淵穎，逸宕警健，予不逮遠甚。然獨能言其

爲詩之意。夫楊子不能有爲於當世，而有不能已於當世之心，於是載而之詩，意將使味之者愀然思，蹶然感，有能拯顛隳之患，導隆平之軌者乎？即不啻自爲之矣，此楊子爲詩之意也。

今夫禍亂之成，非一日也。其始之潛伏萌生者，不及救矣。至於潰裂四出，泯泯焚焚，回通而靡定也。然亦未嘗無救之之術，可藥而治也，可懲而毖也。患在遭時任事者，懦且狃焉，不能早悟，而禍亂以成，至於終不可救。然使有深識者，介乎其側，爲之反覆諷諭，咨嗟涕洟，呼寐者使寤，導迷者知津。彼將聽聞倍悚，忽發其悟，相與奮然，破積習，運智勇，舉綱維，與人心撥而反之正，禍亂可立消，安攘可立覩。吾見篇什所感動，其功且與回幹元黃、澄清宙合者等。嗟摩！楊子不能已之心，載而之詩者，其不以此歟？

予嘗聞楊子主用鄉兵之議，其後自爲之，果效。讀楊子詩，勿第於詩求之，當於意求之。得其意，而見諸用效可踵至，不獨鄉兵一事爲有驗也。予亦無能有爲於當世，抱不能已之心，又略與楊子同。因論其詩，爲發明大意如此。

蔣秋舫先生詩序

天下曷爲治乎？成之，自州邑始；天下曷由亂乎？釀之，亦自州邑始。今夫閭里所以有歎息愁

苦之聲者，早潦無時，而徵斂太亟也。鬻子女、捐溝壑者相望；噢咻寬卹之不務，反從而追呼焉，鞭撻焉。彼飢疲者，蓋騷然不安矣，是亂之萌也。然而非盡令長之咎也。大府惡以災聞，惟催科是督，令長救過不遑，莫敢以災侵告者。其賢者不憚力陳民困，無少諱匿，夕上牘而朝逢怒矣，朝上牘而夕被劾矣。代合繼至，敲朴搜索，又益甚焉。幸未激變，而民之怨毒深入骨髓，日甚一日，不釀爲大亂不止。於是賢者慈仁惻怛之懷，鬱不得施，則退而采其見聞，發爲歌謠，反覆告哀。雖無救於流亡，然讀者往往泣下，若元使君《春陵行》之類是也。

嗟呼！方鎮禁州邑上災狀，而以急賦調爲先。孰知夫蘊崇至十數年後，大盜揭竿而起，得藉爲口實。至舉倉廩積儲，盡委之焚掠，乃始思良吏，不可得也。此柏心所以讀蔣秋舫先生辛通山時《苦旱鄉征》等詩，不禁失聲太息也。先生始以獻賦行在所知名，爲令書下，僑居鄂渚，獎訓才俊。門下士多入詞垣、持使節；而彭子于蕃尤以功名終始，獨取先生遺詩，一財刊之，以柏心曩嘗編校，屬序簡端。先生詩精鍊溫厚，步驟古作者，其述民間疾苦，肫然循吏之言也。

嗟乎！今天下州邑，往往苦兵，殘破凋敝，視先生時百倍矣。主持政術者，若擇令長慈仁惻怛如先生輩，落落布之四方，庶幾可以撥亂而致治哉！

雅雪園詩鈔序

曩值宣廟之際，湘東才流稱詩者輩出，皆卓犖雄偉，一振積懦，柏心咸從之遊。若同年生新化鄒子諒山，其一也。嶺西變作，烽煙犯潭州。其時邦人士，或奉詔治師，或登壇仗節，或贊畫軍府，戮力一心，乘逆鋒而折之。殄剿凶渠，收復境土，轉戰逐北於數千里外，威名屹然與皇甫嵩、陶侃、周訪、溫嶠埒。下逮膠序章縫，田閒椎魯，亦慨然修戈矛，纓曼胡，合徒應募，袒跣搏鬥，前無堅陣，使鯨鯢逃遁，救死不暇。疇其功賞，致身方面及將校者，指不勝屈。於是海內推武略忠節，必以湘東爲冠蓋。嚮時操觚吟詠之徒，往往起應折衝干城之選，罕復留意聲律間矣。獨諒山鄒子守道林泉，諛稽古今不少懈。沈思孤詣，行歌空寂寥曠之境，萃其力於爲詩。

夫詩，雖空言無補，然小者理性性情，大者述治忽，發揚忠孝，根柢仁義，此與立功、立事，亦何以殊？且作者特不過耳。使出所蘊蓄，以文武表見，豈遽出同時諸公下哉？今觀鄒子詩，大抵固而守之，欲其質博而積之，欲其厚曲而導之，欲其邃至獨造處，入理尤深。竊嘗觀自古詩人善言理者，莫如陶杜；次則子瞻蘇氏。陶杜以無心合，蘇則有意爲之，此其所以微不同耳。鄒子之詩過人處，在善言理，殆欲化蘇氏之有意，上合陶杜之自然，於六義本旨無戾也。詩人而能見道，豈易得哉！世之談者，舍理言詩，不入流蕩，則入傲僻，宜其與鄒子逕庭也。

嗟乎！曲士之論，不足語於大道也，蓋已久矣。鄒子刊其詩屬序於柏心，既論次之，因發明其大指如此。

邊袖石健修堂詩序

邊子袖石與柏心先後入長洲侍郎陶公幕。陶公嘗語人曰：「吾于燕楚，得兩奇士。」既而兩人者，比歲並牒進登於朝。邊子獨用才名，入踐石渠。由是納交恨晚，得盡讀所爲古今體詩。踰年，柏心假歸，邊子猶栖栖金馬也。未幾，粵賊起，東南大亂，烽火逼大河南北，邊子以其間典試擢給諫，褰帷持節，游躋藩翰矣。先是，邊子泣申陽梓所，箸《健修堂詩》，寓書招柏心商榷，屬爲之序，不果往。乃取梓本貽示，復徵序焉。讀既卒業，則爲之述曰：

詩之肇興盛矣哉。然其傑者，代不數人，邊子其預於此數者乎？挺忼慨悲歌之地，天性亮直，受才俊拔，淹貫典籍，神解超悟。自束髮逮中歲，起繩甕至方岳，篤好爲詩，未嘗一日輟。其後，觸于朝野多虞，人才用舍，凡所以攄忠款、宣憤懣者，一寄之詩。夫古有仕進而才退者矣，有愁苦易工、懽愉難好者矣，何邊子貴而治詩，獨勤且工也？

今夫悱惻忠孝、貞亮耿介之情，結於內不可得而變也；榮枯得喪、通塞顯晦之境，乘於外百變而未始有定也。世之爲詩者，役於外以搖其內，非才有進退，乃心有移易。故爾邊子視榮遇若儻來，適適然不知其可喜。忽歌忽哭，惟導吾中所欲言者，無使堙鬱。故其高者抗霄漢，閎者包宙合，雄

者撼山嶽，而清淒婉切者，若風雨夜鳴，絲竹簫進也。較困約時，每變愈上，是非有他也。積於內者，曰已深固，外至者莫能奪焉。且名位彌崇，旨趣彌近澹泊，纏綿骨肉，悵望休泉，始末不渝初志，以是知邊子襟懷遠矣。雖他日身繫安危，勳名蓋天下，其澹泊猶之今日矣。蓋古來豪傑名世之流，駿功茂實，海內望之，如虬龍乘霧，虎豹之顧盼林藪，變化神威，不可揣擬。而若人者，沖情遠志，蕭然無與謝太傅。功高百辟，情在一邱，非其儕與？宜乎謀謨之淵深而宏達也。然則讀邊子詩，推其胸次，殆未易量也已。

柏心老矣，將訪舊梁園，相與尋高李吹臺，以展契闊，顧念曩者，並辱名賢賞契。邊子方以股肱夾輔，令聞流四國；出其吟詠，猶足爲昭代詩人之傑。柏心則孱然一禿翁，牢落無成，如往日也。以是停車久未發。序竟，益默然內愧云。

龔子貞詩序

吾友龔君子貞，少而疏俊，負狂名，君則自謂非狂。既困鄉舉，入貲注選，得鍾祥邑博，大吏以爲狂而罷之。君亦負氣歸。

天下高才之士，其慮遠，故驗於後；其言切，故中於事；其氣盛，故忤於衆。兼是三者，狂之

名所由起也。始也驚，繼也厭，卒也忌，而被狂名者，難見容於世矣。嗟乎！賈太傅、劉司戶所議論，同朝目以爲狂，由千載下觀之，但見其忠讜，而在當時不免於舐排。嗟乎！此屈原所以流放，而申徒狄、鮑焦之流，所以甘湛淵立槁而不悔者也。聞曩咸豐壬子，使者募兵襄陽，君上書幕府，條破賊事宜，累數千言，使者善之而未行。柏心今歲乃見其稿，大異之。所指畫如老將，當時若用其言，鄂圍解而粵逆已殄於楚矣，豈令東南陸沈至今？嗟乎！誰謂子貞狂者？君近者鈔所著古今體詩，書抵柏心徵序焉。

柏心始交君賢兄木民太守，君猶童子也。已能爲警語。其後君乃出，省兄於金閭、白門，因徧覽吳越山水，交其豪俊。已又出梁宋，度虎牢、函谷、潼關，瞻眺華嶽，西過長安，登連雲棧，入劍閣，至成都，遂泛舟涉瞿塘、灩澦，下三峽，而哭兄於吳會。乃返里門，落浩然以廣文騎馬到官。則惡氛方熾，扶攜竄伏，僅乃得脫，竟以罷歸。跡君生平，大抵貧窶羈旅、水潦兵戎之日居多，其爲詩，蒼涼沈鬱，與境相稱。木民以才人爲外吏，收華太早；而君晚出最勁，筋骨強而風格峻。雖被狂名，至其詩則無有能謗之者。

柏心觀君才識，堪濟時用，即君亦激昂自負，非僅僅空言表見者。迄不得展，盡斂而洩之詩，誠可深惜。然近世隆隆貴顯者，忽焉滅沒，既不足持牙齒閒；即二三卓犖雄駿之流，以文武拔起，登壇仗節，或不幸橫尸裹革，化爲殘燐，供憑弔者之唏歔攬涕。獨君以支離散棄之身，優遊井里，

嘯歌自得，未始非幸。且君雖未嘗用世，尙得狂名，使其獲用，以狂取忌也必矣。是天以佚君者，全君也。然而世有識者，則決不以君爲狂。

張瑋公詩序

竟陵三詩人，皆柏心執友也。孝長詩，雄豪以氣勝者也；子重詩，質厚以思勝者也；瑋公詩，善往復纏繚，獨以韻勝。孝長爲人，英岸俊偉，不屑小節；子重沈寂類放；瑋公醞藉恬雅，渾渾無町畦。與儕類處，能扶其長而化其短，人尤暱就之。

瑋公稍長於吾輩，皆弟畜之。自成童後，才藻贈逸，名噪甚。受知鮑侍郎、朱文定兩提學最深，見者驚爲嚴徐東馬復出。然僅以選充優貢，用博士官注銓，久滯鄉舉。晚乃得南漳邑博，任滿謝歸，不逾年遽沒。

君詩秀逸雋遠，情興婉愜，此殆得於所性，又益以閱覽博聞。始也，浸淫魏晉三唐，既而汎濫于樂天、眉山、劍南諸家。善體物情，宛轉比附，葩華布濩，而神味恒溢於篇章之表，其標韻獨勝。當瑋公壯盛之年，俊譽初馳，同時里閭中所與比牒並名者，或往往掇巍科，躡侍從入，珥管彤出，持英蕩聲華，赫然播遠近。瑋公顧頻歲栖遯逐隊鵠袍中，蹶蹢塌翼者屢矣。論者皆代爲咨嗟，瑋公

則夷然如故，肆力鉛槧不少輟，俯仰無幾。嚮時雄飛高舉之倫，次第凋謝，榮名華秩，如槁葉飄風矣。獨瑋公齒宿才新，覃思深造，挺然爲霜後之松。然後知通華貴顯，特須臾事耳，無足據者。未若文章德業，韜之彌耀，鬱之彌光，造物留以位置賢哲，不輕畀也，瑋公得之無恨矣。

孝長、子重先後逝，歷數年瑋公乃沒。沒而其嗣君作牧，鈔所著《角山詩》，請柏心序之。生平執友，淪落盡矣；塊然存者，僅柏心耳！惻愴不知涕之何從也，操筆不忍下者久之。孝長往爲予言，瑋公少時，能爲蘇長公之文，下筆數千言，袞袞不休。既而棄去，乃趨駢儷。本治經訓，暮年尤好《易》，得青田端木氏《易指》而善之，益加推證。長於陰陽卦變，殆欲續漢儒費氏、京氏不傳之秘。時時爲柏心言之，柏心不喻也，同人亦莫能解者，惜未見之論著。爲長短樂府，極肖南宋人語，工晉唐人書，飄忽變動，矯若龍蛇。皆不論，獨論其詩。

李季眉觀香室詩序

季眉者，湘陰李文恭公之介弟也。年五十始爲詩。其歌行雄奧，自退之入近體，興到即書，則又清婉流逸，如夢得、隨州。編爲若干卷，介余子旬甫授柏心，命序諸首簡。不敢辭，則爲具論焉。季眉以名諸生逐隊銀袍中，七應舉不得，預解額。當是時，一門鼎盛，昆季及羣從子弟，躡金